

# 情栖龙山塔

□ 朱华忠

“宝塔凌苍苍，登攀览四荒。”宝塔，作为佛教圣物，供信徒顶礼膜拜，同时又威慑压制邪恶或异己力量；宝塔，像是一颗颗载着沉重历史的珍珠，散落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，沉淀着灿烂的华夏文明；宝塔，总是给我难以挥去的情愫，像孩童时的记忆，让我寻找。

生长在江南水乡、“江东福地”金坛，自懂事起，城郊的顾龙山宝塔，像是一个种子，在我幼小的荒芜心灵里生根、发芽、茁壮着，融入我的血液，流淌着，那是一种故土文化的流淌。

翻开金坛地方志，元朝至正十六年(公元1356年)，朱元璋带领义军东征攻克庆路时，在金坛地区同于高五郎作战，曾驻营顾龙山一带，夜宿禅房，他对此处景物极为赞赏，即兴填词一首曰：“望西南隐隐神坛，独跨征车，信步登山，烟寺迂迂，云林郁郁，风竹珊珊，一尘不染，浮生九还，客中有，僧舍三间，他日偷闲，花鸟娱情，山水相看。”平民皇帝朱元璋，做了明朝开国皇帝后，此词后来刻于石碑，并特在山顶建“御碑亭”置碑于亭中，如一道闪闪的金光，为顾龙山增色，使江南水乡的金坛厚重的文化底蕴。

历史的背后，留着多少岁月的沧桑，而记忆却清醒在泛黄的历史里，像树一样地生长着，茂盛着。历代文人骚客，对宝塔情有独钟，对宝塔留下了不少古诗句：“塔势如涌出，孤高耸天宫。登临出世界，磴道盘虚空。突兀压神州，峥嵘如鬼工，四角碍白日，七层摩苍穹。

下窥指高鸟，俯听闻惊风，连山若波涛，奔湊似朝东。”

上了小学后，终于有机会去看龙山塔了。那时，每年的春学期，学校组织学生去坐落在顾龙山旁的烈士陵园扫墓，是一件快乐的事，父母准备的小葱饼，香喷喷的，是中午饭。一路上，我们扛着红旗，走在金灿灿的春阳下，满眼绿油油的小麦，黄嘟嘟的油菜花，翩翩起舞的蝴蝶，纷纷穿飞百花间的蜜蜂，洁白的梨花、广玉兰花。一小时左右的步行路程，花香鸟语一路，路也变短了。郁郁葱葱的顾龙山，不知不觉中就到了。

解放前，山上有寺、观、庙、庵等多处，其山之东有宝塔寺及龙山塔，山之南有吕祖庙，山之西有圆通庵，山之高坡更有季子殿(祭季札的专祠)，是著名的风景名胜之一“乌龙叠翠”。

地方志里的文字，仅仅鲜活在历史记载里，最多是山水画的一个场景，定格在那个旧时光，像一幅陈旧的相片，泛着古老而神秘的光芒，似夜空的星辰，遥望而不可及。

据史料记载，顾龙山宝塔，建于元代，重修于清康熙四十年，此塔砖木结构，楼阁式，7层，高40米，呈八角形，自下而上形如尖锥，塔身隔一面有圆拱门，上下层交错。外壁各层有四廊腰檐，塔内室呈正方形。第五层正中的楼梁上，竖一根高18.67米的塔心木，依靠第六层楼梁和塔顶屋架固定位置，突出塔顶8米，以承受整个塔刹。

人类历史总是在破坏、重建中负重前行。顾龙山宝塔，自建成以后，几经兵燹，迭遭破坏，尤其是日军侵华时，盗走塔刹铜宝瓶，致使塔心木外端裸露，塔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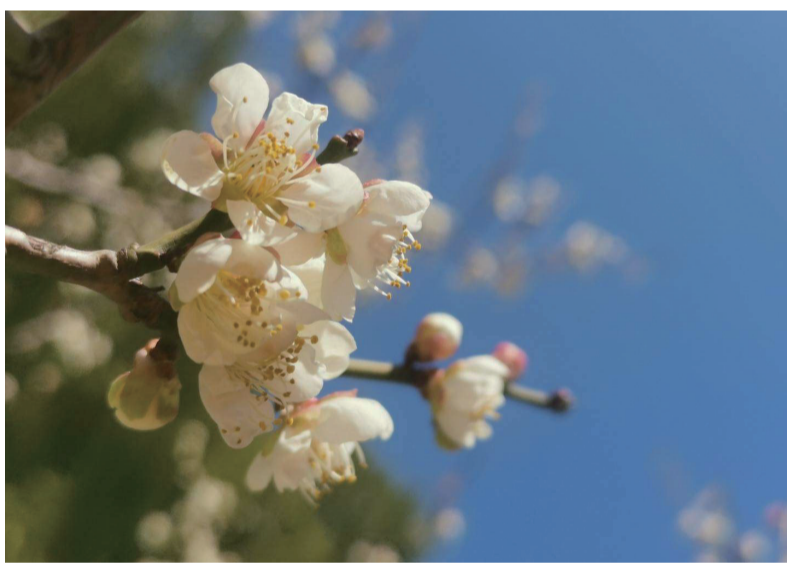
毁损严重。

1987年金坛籍香港妙音精舍住持、灵山精舍永远董事长应成法师，捐资重修顾龙山宝塔。应成法师捐的，不是资金，是那故土情，是那善心。

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”在上海参加培训学习的安徽固镇县和五河县的两中学校长对我的“逆转课堂”感兴趣，在学习期间抽空专程来金坛看我。我拿什么招待客人呢？上午，我陪他们观摩了我的两节“逆转课堂”招待客人，下午，就带朋友游龙山塔。

“古寺不来久，入门空叹嗟。”随着社会的发展，随着城市的发展，顾龙山公园于1997年元月开始修复、建造，将文物、自然景观有机结合，形成宝塔禅寺、顾龙山宝塔、吕祖殿、圆通庵、御碑亭、垂钓中心、垂钓池、地震台、莲花塘等十几处景点。

情栖龙山塔，顾龙山宝塔，正以崭新的姿态走来，顾龙山宝塔，就是一座心灯，点亮着一方水土，点燃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。



春光  
尹馨若  
摄影

## 探春(外一首)

◎黄晓春

除草 修枝 翻土  
这些乡间细微的日常令小院  
焕发田园的光亮  
划一枚火点燃干枯的枝叶这回归的兴奋  
映红沧桑的面庞  
烟雾缭绕间失去分寸的思绪  
因邻居老太的敲门  
嘎然而止  
穿越院角那堆未燃尽的枝叶  
似见曾经玩火的少年  
狡黠的笑  
我如此的痴迷笑容背后  
岁月轮回的姹紫嫣红

## 春夜酒事

春风微醺  
似喝了一壶老酒的脸  
一抹桃色晃过眼前  
想起席间语言如芽叶破土  
是酒让人失去防范  
还是春色撩人轻言？  
或许是一个冬季的压抑  
急需卸去沉重的伪饰  
挥手踉跄撞向往事  
一场酒局催发垫底的欲念  
从来处来，到去处去  
堤岸醒酒任杨柳拂面



每天早饭，一碟咸菜一碗稀饭是我的最爱，吃着吃着总想起农家腌咸菜的情景。

葱绿的高脚青菜，是我们当地腌咸菜的主要原料。村塍边自留地里，农家都会留出一块地，专门用来种植这种青菜。用镰刀割上一棵，拿在手里。那碧绿的叶，那洁白水嫩的梗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我甚至可以看到它的纹路。爸爸把它们装进箩筐“哎呦，哎呦”地挑到门口的水井旁。随着轱辘“嘎吱，嘎吱”的转动声，高脚青菜躺在大脚盆里尽情地享受着井水的洗礼。

一只大缸被爸爸擦洗的锃亮。一层青菜，一层粗盐，大青菜被有序地围在缸边排成了圆形，好似被摆在缸中的一盆已制作好的菜肴。在我们家，踩菜这项艰巨的任务，一般都是由爸爸担任的。他有节奏地踏着“一二一”的碎步，在大青菜与粗盐相互挤压的“咯吱”声中，踩着着我们全家来年的美味。

水咸菜在大水缸里浸泡一段时间后，就要起出缸来。不然就会失去脆爽鲜嫩的口感。在农村晒水咸菜的方法粗犷又实用。一条粗又长的麻线搓成的绳子，两头各拴在两棵大树的树杈之上，中间用一稻叉撑着。远远看去，好似一条腾空而起的长龙。满缸的水咸菜，湿漉漉地跨骑在这条长龙之上，盐卤水“滴嗒，滴嗒”地随着西北风，细雨般地飘落。

水咸菜烧鱼，水咸菜烧肉，水咸菜笃豆腐……水咸菜简直成了百搭的小菜。那种咸鲜的味道与感觉，让你对它所搭配的菜肴都会垂涎三尺。

自从女儿上学后，我便搬到了城里。腌水咸菜，成了我儿时美好的往事。

## 咸菜里的味道

□徐志俊

但是，生命却是生生不息。

薤，这个字，有人恐怕不太熟悉，古诗词和医药书籍上这个字很多。薤，就是小蒜，也有地方叫山蒜，野蒜，它的鳞茎，呈白色球状，入药有通气散结，行气导滞的功效。很多医家都用文字记载它。

小蒜摊饼并不难做，把小蒜洗净，剁碎，取面粉，将两个鸡蛋打入面粉，小蒜也倒入其内，加适量水，搅拌上劲，平锅倒油，温火加热，见油锅冒烟，用勺子将调匀好的面粉摊入锅底，不一会儿小蒜饼正反面颜色泛黄，香气四溢，即可起锅食用。

一盘小蒜饼，一碗大米

粥，吃得舒舒服服，口齿留香。好吃的东西也不能吃得太多，小蒜多吃了，眼睛发糊，损眼。也有人说，多吃小蒜伤肝。

金坛人做小蒜饼吃，都是老一辈人的经历，春风拂面，一家一户，家家如此，街市小吃摊点也从未出售过此物。如今的家庭主妇也懒得动手操厨。

漕河之畔的王子家常菜老店，现在都是做一些家常饭食，很吸引人，如果每年春二三月，他有兴趣，早茶也做些小蒜饼上市，食客们一定会闻风而去，尝尝这一时鲜。“相约来尝小蒜粑，临窗坐品雨前茶”，那该是金坛饮食文化又一特色。



## 小蒜饼

□胡金坤

春天的味道，是野外的小蒜。

小辰光吃的小蒜饼，都是我娘做的。娘是在春天去世的，送葬的灵车到丹阳门城外，路过几个村庄，这

里的圩门、道歧、陈家庄，这都是我挖过小蒜的地方，小蒜细细纤弱的叶子上，常常带有晶莹的露珠，“薤上露，何易晞。”告诉人们，人生苦短，也和叶子上露珠一样，